

致敬我们的英雄

又见完达杜鹃红

■ 童 村

完达山的杜鹃开了。当春天到来的时候，远在白山黑水的一位战友饶有兴致地给我发来了一组照片。照片里，绽放在完达山上的杜鹃花，已经如烟似霞般烂漫成火红的一片了。

然而，当我一帧一帧地细细品味那些精美的照片时，透过蓦然潮湿的目光，于不知不觉间，眼前幻化出一个抗联战士的身影来。

在抗联队伍里，那个像杜鹃花一样美丽，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安大姐的朝鲜族女战士，名叫安顺福。此时此刻，她正从历史深处迈着跟踉而又坚定的步伐向我走来。

我是一个酷爱在历史与现实中间徘徊与奔跑的行者。出于对英雄的崇拜和热爱，我情愿就这样亦步亦趋、不舍昼夜地追逐着她的踪迹，在苦难深重的大地与山岭之间，目送她走完短暂而光辉的一生。

——

这是一个身材瘦削而又矮小的女子，瓜子脸、小眼睛，前额稍稍有些突起，举止大方而又稳重。许多年以后，当人们再次回忆起她来时，对于她的相貌特征，仍然描绘得具体而生动。

1915年，安顺福出生在黑龙江省穆稷市穆稷镇新安屯一个贫苦的朝鲜族农民家庭。艰难穷困的生活，让一个懵懂无知的乡村孩子过早变得聪慧和成熟起来。从她懂事起，就知道父亲和兄长都是抗日救国运动的积极分子，而那些他们几乎每夜都在低声谈论的救亡图存的话题，则像一粒又一粒种子悄然撒播在她的心里。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屯子里成立了党支部和抗日救国先锋队组织。当时已经16岁的安顺福，紧紧跟随在父兄们的身后，踊跃参加各种形式的革命活动，并与屯子里的青少年一起站岗、放哨、抓坏人、贴标语，每天都有忙不完的事情。

命运的转折猝不及防。1933年1月，由于新安屯党支部书记投敌，使得整个屯子在一夜之间陷入一片血海。在那次疯狂的大搜捕中，有30多名共产党员和爱国志士被捕入狱，而在惨遭埋埋的7个人中，就有安顺福的父亲和弟弟。

为了给家乡父老报仇，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1934年春天，当杜鹃花在完达山上开始绽放的时候，胸中燃烧着复仇火焰的安顺福，毅然决然地离开

了家乡，拿起武器，参加抗日联军。随后，她被分配到第4军被服厂工作，不久又被任命为被服厂厂长，并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时至今日我仍在想，当初到底是怎样一种信念，支撑着这个年轻弱小的女子，让她鼓起勇气，抛却了生死，那样从容而又决绝地走进了战争的烽火？除了悲愤填膺的家国恨仇，在她的内心深处，是否还埋藏着对于触目惊心的破碎山河难以言说的隐痛，以及至死不渝、立誓拯拯水火的雄心豪情？

此时，她的心已然变成了一块冰冷的铁，也燃起了一团炽热的火。

上山以后，一场接着一场的残酷战斗便开始了。她也曾不止一次地想到过自己的死亡。那些不长眼的子弹，不一定在哪时哪刻，会击穿她的头颅，咬碎她的骨头。但是，她并不惧怕什么。山中的密营里，要做的事情总有那么多，浆洗、缝补、做饭、包扎、看护伤员……很多事情须从头学起。尽管如此，她仍然能够感觉到，每当黎明到来的时候，自己身上永远都有一股使不完的力气……

二

转眼间一年过去了。无论战争的炮火何其惨烈，家国的苦难怎样深重，春天的脚步依然踏上了这片饱受摧残的土地。当山上的杜鹃花再一次如期绽放的时候，安顺福做梦都没有想到，不期而至的爱情，竟与春天的和风一起，悄悄向她的身边走来了。

那个机智、英武而又标致的年轻人，总会在她感到孤独甚或有些悲伤的时候靠近她，为她抚平内心的创痛，让她在失去亲人的日子里，享受到人间的温情。

她无法拒绝，难以回避。虽然有些心神慌乱、措手不及，但当她用一岭的红杜鹃作证，向她表白满怀的深情时，她终于还是鼓足勇气接纳了他。

那永生难忘的一刻，让她似乎于蓦然之间重新找回了自己。她认定了这个名叫朴德山的年轻人。在往后日子里，他成了她生命中生死相依的人。

朴德山，东北抗日联军第4军第4师政治部主任，1938年夏在黑龙江省依兰县大哈唐战斗中英勇牺牲。若干年后，我从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中大海捞针般地获得的有关于他的信息，也只有这样一行简短的文字了。

时隔这么多年，我依然能够想象得出当年的他们美好爱情的样子——

就像是5月火红的杜鹃花，在完达山上热情开放。而对于他们短暂的人生细节中的所有未知，我只能依仗贫乏的想象来补充和完成了。

婚礼自然是在完达山深处的密营中进行的。婚礼现场极其简朴，既没有红烛，更没有喜服。战友们采来了一捧一捧的杜鹃花，将它们一朵一朵插缀在她的鬓角。那一天，她成了这个炮火连天的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婚后的安顺福有了爱侣的相伴，但在无形中又增添了一份担心和牵挂。在那些聚少离多的日子里，残酷激烈、生死无着的战斗生活，几乎每天都在继续着。

从1938年开始，战斗变得越来越残酷。根据地日见丢失，游击区逐渐缩小。如果继续坚守原地，则无异于坐以待毙。为尽快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打通与友邻部队的联系，从而寻得一线生机，反复生死未卜、艰辛难测的西征在经过反复酝酿之后悄悄开始了。

西征，不但是对集体信仰与个人意志的考验，也是对个体情感与战斗精神的磨炼。为便于行军打仗，西征之前，部队决定将老弱病残的战士和已经怀孕的女同志留下来，还在吃奶的孩子则全部寄养给当地的百姓。有资料记载，第4军当时送走了9个孩子，这其中就有安顺福和朴德山未满3岁的女儿。

新中国成立后，曾有一些战友到当地进行寻访，试图找到这些孩子的下落，最终的结果却是音信渺渺。而安顺福那个刚刚学会走路的女儿，到底被送到了哪里？时至今日，也许我们再也无法揭开这道谜题了。

三

今年夏天的大哈唐一仗，也许是抗联历史上不计其数的战斗中较为平常的一次。然而，就是这平常的一仗，让安顺福永远失去了最亲爱的伴侣。

西征仍在继续。它从未因某个人的牺牲而停止前进的脚步。途中，安顺福强忍着失夫舍子的巨大痛苦，与队员们一起跋山涉水，翻山越岭，穿行在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里。

西征部队走到哪里，敌人就追到哪里，抗联战士每天都面临着与敌交战的遭遇。先是子弹打光了，接着，粮食也没有了。为了补充体力，他们不得不以野菜野果甚至草根树皮充饥……

为了补充弹药和粮食，7月12日

拂晓，西征部队出其不意地打下了被日军木材采伐机关占领的苇河县东北楼山镇。日军立即调集兵力进行围堵。在越来越频繁和惨烈的战斗中，抗联将士很快步入绝境。

出于管理和行动方面的考虑，原属于第4军的女战士并入冷云所在的第5军妇女团，随同第5军行动。8月，各路西征部队主力来到五常县境内。由于对当地的地形不甚熟悉，部队之间经常失去联系。一场接着一场的恶战，致使很多优秀的指挥员和大批战士相继牺牲，部队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损失。如果再继续朝前走，势必将会导致全军覆没。基于此，第5军决定即刻回师牡丹江下游一带的后方基地休整。经过长途行军，原有30余人的妇女团仅剩冷云、安顺福等8名女战士。

10月19日晚，这支因连续奔波作战而疲惫不堪的队伍，来到位于刁翎镇附近的柞木岗山下。按照计划，他们打算就此渡过乌斯浑河，向北经过马打沟、碾子沟，到依兰县土城子一带牡丹江边的克斯克山区，去寻找抗联第2路军总部和第5军军部。

这时节，天已严寒，砭人肌肤。宿营在岗下谷地中的战士们，为了御寒取暖，只得散落地笼起十几堆篝火。然而，恰恰就是这十几堆暗夜里的篝火，出卖了他们的行踪。

次日拂晓，正当部队整装待发之际，突然被千余名日伪军围困。当时，已经来到岸边准备过河的女战士，为了掩护大部队的突围，主动放弃了求生的机会。她们带着满腔怒火，向敌人射出一颗又一颗子弹。

穷凶极恶的敌人很快集中起全部兵力，一齐向岸边猛扑过来。经过一番顽强抵抗，8名女战士在打光子弹后，相互搀扶着，向着汹涌的乌斯浑河从容不迫地走去。紧接着，在震耳欲聋的炮声中，乌斯浑河掀起了滔天巨浪。

刹那间，一条大河便被浓重的血色浸染了。远远望去，就像是春天的黎明时分，怒放于完达山上的红杜鹃。

那一年，安顺福才23岁……

杜鹃花年复一年盛开在完达山上。作为曾经在那片冰封雪裹的黑土地上服役了整整20年的一名老兵，不能不说，我对这种生长在山岭间的木本植物，是非常熟悉的。我知道，这种被誉为报春木的早春使者，其名称不过20余种，也许，这都是由于人们太过于喜爱它的原因吧！

我还知道，很多时候，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们，总是习惯性地把它叫作金达莱。

新时代军旅诗歌创作选登

卢沟月

■ 程文胜

那一天，五百多只狮子齐望晓月
每一只圆睁的怒眼
都渗出熔岩般黏稠的血
滴滴血泪如钢水滚烫
蜿蜒着，汇聚着
在青石桥面烙下猩红的沟壑
然后决堤，飞流直下
一帘血瀑倏忽高悬
永定河面幽蓝如玉的月亮
瞬间破碎
化为一川浮沉的血沫

谁说卢沟桥的狮子数不清
月亮朗照狮群数百年
运河水冲刷桥墩数百年
直到那一个不眠夜
荣耀的冠冕被铁蹄一寸寸踏碎
文明的底色被硝烟一缕缕炙穿
国耻的浓烟在长夜里翻滚
在狮首上凝结蒙尘的螺髻

罪恶的炮弹如骤雨飞蝗
撕裂完平城的宁静
青砖黑瓦在烈焰中塌陷
弹洞在断壁残垣间悲鸣
全民族抗战的怒火彻底爆燃
看啊——
芦苇荡中雁翎队小船如飞梭
青纱帐里游击健儿神出鬼没
听啊——
高粱叶上跳动宿营的露珠
槐花枣香里滚过爆炸的惊雷
而卢沟桥上

狮群昂首，啸声震空
热血男儿敢在河旁立墓碑
誓将豺狼虎豹消灭净

这是新的一天，新月如钩
我在月光里缓步走过桥面
如同从历史走向未来
清风拂过我自信的迷彩
也掠过两旁石狮的鬃毛
我们在缅怀中等待霞光满天
那一只只古老的眼睛
如月亮注视我
忽然泛起青铜烽火般
湿漉漉的、犀利的光亮

太行山的石头

■ 谢克强

走进石头
或者从石头里走出
这些紧咬嘴唇的石头呵
质地坚硬 模样拙朴
伫立太行山上
岩浆冷却的石头
依然保持最初的炽烈与凝重
作为有思想的石头
它凌厉的棱角与锋芒
更显雄图争据的气概

或葡萄荒凉的山上
抵抗袭来的狂风暴雨
或以古旧的沉默雄峙山崖
以铮铮骨响的倔强与割悍
注视烽火硝烟变幻

因此 太行山的石头
每一块都有自己的故事
翻开太行山烽火硝烟的史册
每一页都凸显着
石头的风骨与力量

只因太行石
以石头里的铁
彻底粉碎入侵者的梦想

心上的“八五一”

■ 曹宇翔

我的兵之初

“八五一”原是北京市朝阳区的一个信箱地址。1976年初春，我来到这里。大院安静而又肃穆，周围是村庄和田野，高压电网外面发射架林立。带兵班长告诉我，大院里面有电台，电波就在天上飞，能传到很远的地方。

穿上军装后，我仿佛变了一个人：遵守纪律、训练刻苦、埋头苦干。一次全连在电网沟挖污泥，为菜地筹备肥料。当晚集合时，指导员在夜幕中高声表扬：“新兵曹宇翔身大力不亏，干活一个顶仨！”站在队列后面的老兵回班后告诉我：“刚才路过的女兵都在议论，哪位是曹宇翔。”这番话让我连续数日忐忑不安，生怕被谁认出来。

当兵前，我是个调皮捣蛋的毛头小子，母亲管教不了我，时常气得直抹眼泪。新兵连第一年，母亲从山东老家来队探望，见我听话了，像个大人了，高兴地抓住指导员的手说：“多亏了部队管得好！”

都说部队是大熔炉，我对自已说，既然进了炉门，就使劲炼吧。记得一次夜间紧急集合，连长达命令：“‘敌人’占领了兄弟电台，我们连必须夺回阵地。”我扛起重机枪一口气跑了十几里路，第一个到达指定地域。回来的路上，我往肩头一摸，一手血。再一看，肩头竟被重机枪刮掉一块皮。

那时，我仿佛有用不完的力气，好像身上的每块肌肉都能战斗。我个头噌噌往上蹿，投弹一助跑就能接近60米，成了连里的投弹标兵；身手也灵活，蒙上眼睛拆装机枪速度最快，没少受连长夸奖。我最拿手的当数搏击训练，空手夺刀、擒拿格斗、抱腿顶摔，每个课目成绩都名列前茅，连队的军事比武榜上常有我的名字。

说起来，我多少有点文艺细胞。在老家时，我就爱背三句半、对口词，还会敲快板、说数来宝。每逢节日联欢，战友们便起哄要我表演。其实我更喜欢诗歌，闲暇时，我常躲进连队大菜窖读诗。

长征

第6496期



插图：赵建华

军营纪事

绿色营盘，铁血荣光

今年第1号台风“蝴蝶”从南海飞来时，驻琼海军潜艇部队立即展开防台风部署。人员上艇，车辆进库，物资备足，平日一派繁忙的军港码头顷刻间一片沉寂。

半空中风吹雨横，岸边的椰树随着风势剧烈摆动，墨蓝的海面上，一道道白浪翻涌而出。远处山峦起伏，和近处的高低建筑一起蒙上灰色沉雾。风雨铺天盖地，锚泊防台的舰船不知何时已齐刷刷调整了舰艏朝向，紧紧依偎在港池里。

为给瞭望更提供安全场所，潜艇围壳顶部架起“风雨棚”。舰桥下方的舱室内，艇长正带领作战小组开展模拟训练。“声呐发现目标，鱼雷攻击准备！”战

战台风

■ 高密

斗警报敲响，广播在不同舱室之间快速传令。指挥艇里口令此起彼伏，所有人紧紧盯住各自面前的屏幕，把毫厘变化的“敌”情态势变为指挥员最终发出“×号管——放”的果断决心。此刻，海上刮来的暴风正在天地间肆虐，而在潜艇里，官兵正为一场发生在海上的未来风暴奋力备战。

作战小组和防台值更之外的其余艇员，都在各舱室有序地开展装备保养。从舱底到舱顶，从艇艏到艇艉，他

们除锈铁、擦铜绿，装零件、拧螺钉，无论舱室外发生什么，他们都以深海般的平静专注履行各自职责。

傍晚时分，风力加大，雨借风势也愈加猖狂。椰树剧烈摇曳，叶片如巨浪翻涌，在疾风中发出阵阵呼啸，原本开阔的军港被这场风雨撑得满满当当。晚餐时，艇员们一边吃饭，一边讨论台风的动向。航海部门的战友说，最新气象传真显示台风中心西移，但风力并未减小，解除防台部署的时间

可能要推迟。

两天后，防台部署如期解除，椰林停止了摇晃。远远望去，翠绿的椰子依旧挂在扇形巨叶的中间。我突然想起艇长讲过的一个故事——这支部队有一个传统，潜艇远航前，艇员们总会带上一两只椰子，让它们在远离陆地的舱室里自然发芽。待到胜利返航，艇员们将发芽的椰子种在营区里。日子长了，他们竟种出了一片椰林，铺展在进出港航道旁的路上。每当阵风拂过，“深海椰林”哗啦啦作响，像是在招手，送一代代艇员出征，迎一艘艘战艇归航。

艇员下舰，列队走在成排的椰树之间。抬头望去，那一棵棵发芽于深海的椰树，剥去棕黄的枯叶，变得更加清爽、轻盈，仿佛已为自己下一次拔节蓄足能量，以便向着更高的天空生长。潜艇也按计划完成模拟训练和装备保养，即将解缆开启新一程远航。